

工会周刊

责任编辑：王维砚
E-mail:ghxwghzk@126.com



G 追梦·一线职工风采录

高铁站里的“超级玛丽”

本报记者 马学礼 本报通讯员 李麒

8月21日18时,银西高铁庆阳站客运值班员马丽正在服务中心解答旅客问询,微信提示音响起。“庆阳站:D3593次移交一名新加坡入境旅客,请在2、3车位置等候交接”。D3593次列车长在“银西站车信息群”里发出的信息让她心里咯噔了一下。

通知当地防疫部门,登记旅客信息,仔细检查口罩、手套、护目镜等防护设备……一番忙碌后,马丽拿起测温仪,快步来到指定位置等候。

18时55分,列车到达庆阳站。同列车长做完交接,马丽为旅客测量体温,体温正常。随后,她将旅客带到留观室。在等待防疫人员到来之前,她又为旅客测了两次体温,不敢有丝毫放松。

19时20分,防疫人员接走旅客后,马丽先指导保洁人员对旅客行走路线进行消毒,又严格按照程序对自己进行消毒,随后投入紧张工作中。

1991年出生的马丽,工龄虽然只有6年,但却和同事眼中的业务骨干。银西高铁开通后,今年4月,她被选调到了庆阳站。

疫情期间,马丽心里始终紧绷一根弦。她每天第一个到岗,为班组每名人员测温,每到一岗位,都会叮嘱大家做好自身防护;日常巡视中看到口罩佩戴不规范的旅客,她会及时提醒;在检票时,看到旅客扎堆,她会提醒大家保持“一米线”距离;遇到有从境外到达庆阳站的旅客,她从不让别人接手,自己全程接送,把潜在危险留给自己。

“超级敬业,无论当班还是休班,都惦记着工作上的事。”同事曹莹这样评价马丽。

7月20日,受河南水灾影响,庆阳站停运,折返列车共8列,旅客大面积聚集。刚下班回到家的马丽听到消息后,立刻返回单位,加入退票应急小组。

当天,她们共办理改签退票400余张,等忙完已是次日凌晨,她午饭、晚饭都还没来得及吃。因为一直要给旅客做解释,顾不上喝水,她的嗓子疼痛沙哑。

之后几天,因为精通业务,她一直留在车站处理相关事务及突发情况,一直连续工作到7月31日。经她手办理的退票、改签有1800多张,没出现任何差错。

“让每名旅客都安全乘车,是我最大的心愿。”马丽说。虽然在新岗位上只工作了4个月,但她赢得了同事的认可,大家亲切地称她是庆阳高铁站里的“超级玛丽”。

火焰山下的“巡线哥”

本报记者 吴锋思 本报通讯员 刘栋

尽管已经入秋,素有“火洲”之称的新疆吐鲁番,气温依然接近40摄氏度,天山、火焰山相倚相望,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犹如一个巨大烤箱。常年行走在戈壁滩上的吐鲁番供电公司输电巡线工人也因此被称为“火洲巡线哥”。

近日,为了避开中午高温时段,吐鲁番供电公司输电巡线工韩光亮和徒弟开沙尔·买合苏提早早来到单位,做好火焰山巡线前的准备。清早6时,他们坐上车,奔向当日的巡线点。

7时30分,师徒俩到达要巡视的铁塔。这条线路从750千伏吐鲁番变电站延伸至新建220千伏吐鲁番南变电站,是吐鲁番市区主要供电线路之一,为1.6万客户提供电力保障。

8时许,韩光亮和开沙尔·买合苏提爬上第一个土丘,来到他们的巡线起点——021号塔。

从021号塔到022号塔直线距离不过300米,但因为阳光刺眼难以看清线路,而且需要绕路,他们巡视了近40分钟。站在高处一眼望去,023号塔近在咫尺,但接下来却是最艰难的路程,近乎要绕行3千米山路。

“山陡路滑,抓住铁索,不要走太快。”韩光亮一脸严肃地向徒弟喊道。道路两边是悬崖陡峭,每走100米就需要跨越一个土丘。

戈壁滩上的石头,经过大风、高温侵蚀,变得尤为锋利,韩光亮的手上还残留着石尖划伤的疤口。

到达023号塔下,已经是上午11时,周边热浪滚滚,砂石烫脚。“师傅,走不动了,休息会儿吧!”开沙尔·买合苏提一屁股坐在土堆上,开始大口喝水。

中午12时,巡视进入“蒸笼”模式,两人热得满头大汗,而巡线的路才走了一半。正常情况下,每人每天要巡视10座基杆塔。为完成当天任务,他们不得不加快步伐。

15时20分,巡线任务完成。坐在返回公司的车上,尽管戈壁滩颠簸难行,但很快他们就靠在座椅上睡着了。

从1990年4月第一条220千伏线路建成投运,吐鲁番电网已经有超过4000千米输电线路,1万余座基杆塔。11人的输电巡检班组,一年下来,巡线线路约有2.6万千米。

2019年5月以来,吐鲁番电网开始引进无人机巡线,目前正逐步扩大巡视范围,但是传统人工巡视依然不可替代,“火洲巡线哥”的征程仍在继续。



每个对生活一往情深的人,心中都住着一生的恩师

方大丰

通往教育的路上,熙熙攘攘,人们在讨论教改、争论资源分配,其实我们一直没有认真问过孩子们需要什么。

我很庆幸,今天读到了两位老师的好故事。读过之后,除了感动,也想起了我的老师。

上小学时,我虽然成绩和表现都算好,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,评不上“三好学生”。有天晚上,班主任到我家里,将一张“三好学生”的奖状送给我母亲。这是她自己偷偷做的一张奖状。

这份充满善意的褒奖,我记了一辈子。“我年轻过、落魄过、幸福过,我对生活

一往情深。”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作家加西亚·马尔克斯写在自传封面上的这句话,也再次撩动我的内心。

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在人生路上感觉孤独。每当孤独和颓废向我袭来时,我都会想起小时候那张特别的奖状。我甚至愿意相信,也希望,人人都能遇到一个一生的恩师,始终激励着你对生活、对生命一往情深。

中国的传统,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。几千年来,除了传道授业解惑,教师之于学生,都有一份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厚爱。为学生撑了40年船的李化勇老师,将这份大爱诠释得无比丰富、生动,我觉得,那叶扁舟就是

一个值得我们去朝拜的“图腾”,象征了中国教师的善良、质朴和真诚。

我们应该感动而且庆幸,还有李化勇这样的教师,坚守着那份对孩子的爱。他们守住的,是教育的真谛——中国教育,需要对孩子最真诚的爱,而不是各种充满功利的期待。

真的,中国教育不缺各种“设计”,中国的家长不缺望子成龙的心气,但很可能,孩子们最渴望的,是那种风雨中的守望,是一叶陪伴他们终生的温暖扁舟。在某种意义上,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数学老师周瑾,也是一个为孩子“撑船”的爱心使者。

我特别感动于周老师故事中这样一个细

40年里,李化勇划坏了8只船,执着守护山沟水畔的琅琅书声——

一叶扁舟渡梦想

本报记者 余嘉熙 本报通讯员 董君亚

这个夏天,雨水格外多。远远看着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彭新镇石山口水库旁的公山小学,犹如掩映在丛林中的一座孤岛,四周碧波荡漾,校园上空飘扬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。

面对汛期溢满水的水库,李化勇的心情有些复杂——今年的开学季,终于不用揪心学生的安全了,可心里却空落落的,“没有学生来上课,我就要退休了”。

20岁那年,李化勇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教鞭,也接过了船桨。

40年间,寒来暑往,李化勇撑着一叶扁舟,执着守护着山沟水畔的琅琅书声。他载过的学生们一个个离开学校,走出这个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水乡,驶入人生“理想的港湾”。

从父亲手中接过船桨

1981年,年过半百的李文华把儿子李化勇从城里叫回村里,对他说:“我在村小当了一辈子老师,你们兄妹六个总得有一个顶班。化勇啊,回村当老师吧。”

面对父亲的期盼,李化勇十分纠结——好不容易走出山村,回来,不甘心;不回来,又没办法跟父亲交代。

“都不愿来教书,村里的孩子们咋办?”纠结中,这个朴素的念头在李化勇脑海里闪现,再也挥之不去。就这样,他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教鞭,还有船桨。

公山村是移民村,石山口水库库尾将村子分成两半,河东岸与学校隔水库相望,每年5月到9月的汛期,库尾都会涨满水。如果不横渡水库,绕路到学校要走8公里多山路。从李化勇的父亲起,家住河东岸的老师每到汛期都会划船去学校。

李化勇永远记得,教书的第一天,就遇上了倾盆大雨。孩子们赤着脚丫,挽着裤腿,穿过及腰的杂草来到学校,身上没有一处干的地方。从那时起,他下定决心:不管多难,都要划船带孩子们上学,让他们少走些山路。

“最开始是我家附近3个居民组的孩子跟我的船上下学。后来村里专门给学校买了个大铁船。”李化勇说,每逢汛期,他都会准时出现在渡口,把孩子一一抱上船,放学再划船把孩子渡回家。大铁船最多载过40多个孩子。

出发前,李化勇会把船里外检查个遍,摆渡时极为小心。遇到冬天上冻,为了破冰,李化勇不止一次掉进过水里,手机也落水了4部。

在这条水路上载过多少学生,李化勇已经不记得,但坐过船的孩子们都记在心上。目前在湖南一家上市公司工作的李伟清晰地记得:“李老师吆喝一声‘开船喽’,小船就平稳地撑起,他放声歌唱,我们也跟着一起唱。”

“如果没有李老师和那条摆渡船,我们这些山里的孩子可能连小学都读不完,又何谈改变命运呢。”李伟的语气中充满感激。

一师一校一木舟

40年里,李化勇划坏了8只船;40年里,他也不止有一次机会去往更好的岗位。

刚来学校不久,李化勇就表现出出色的工作能力,县里、镇里的学校纷纷抛来橄榄枝。

“不是没有犹豫过、动心过,但就是放不下这些孩子。”李化勇选择了坚守。

2003年,学校被改编成教学点,仅保留一、二年级,河东岸的孩子们都到邻村的曾店小学就读,不再需要坐船上学,原来300人的校园里只剩下十几个孩子,学校一下子空

了。“看着昔日的同事各奔前程,就剩我一个人,那种落差真大啊!”李化勇回忆说。

“要不,把这个点也撤了吧?”当时彭新镇分管教育的领导跟李化勇商量。但他拒绝了,“这个点撤了,剩下的娃们不上学可咋弄?”

“只要有一个孩子需要,我就教下去!”于是,家住东岸的李化勇依然泛舟河上,只是大铁船变成了小木舟,偶尔才会有个别孩子搭乘。

李化勇一个人教两个年级,为了教好这十几个孩子,他自创了“复式教学法”。

在课堂上,他先让二年级的学生读书、做练习,接着给一年级的学生讲解课文,然后让一年级的学生读书、写字,再为二年级学生答疑解惑、讲授知识。

后来,“复式教学法”申报了省级教研课题《农村教学点语文高效课堂的研究》,并在全县推广。

“这么多年来,李老师都是一个人负责整个教学点,教学、管理工作都做得非常好。每次学校有新老师入职,我们都带着来公山小学学习,作为他们入职的第一课。”时任彭新镇中心校校长的胡天林告诉记者。

“超人”老师的惆怅

公山村的孩子大多数是留守儿童,除了学业,李化勇最关注的就是孩子们的身心健康。

王心如曾在公山小学就读,在她心中,李化勇不仅给予了她知识的启蒙,更温暖了她的童年。

当时,小心如的父母都在外打工,思念父母的她整日在班里哭泣。“李老师每天让我和‘爸爸’打电话,渐渐我就不哭了。”王心如直到后来才知道,那些“爸爸”的来电,其



罗山县宣传部供图

实都是李化勇模仿他爸爸的声音用手机提前录好的。

“老师会画画、会吹笛子、会拉风琴,还去过天安门……”在孩子们眼中,李化勇是一位“超人”老师。

可孩子们不知道的是,“超人”老师已经被失眠困扰20多年,近些年来愈发严重,有时一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。可是他即使需要住院,也坚持在开学前出院,定期从医院取中药进行治疗。

李化勇走在公山村的路上,总会有村民恭敬地喊上一声,“李老师好!”公山村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村民,他基本都教过。

李化勇的孩子在郑州工作,盼望着父亲能来大城市享清福。他却总是说,“在学校这儿,心里踏实,只要身体不垮,就要守着孩子们。”

然而,今年开学,李化勇可能等不到他的学生了。

“没有学生也是好事,他们去了县城更好的学校……”说起这些,李化勇的脸上飘过一丝惆怅。

“不过,只要还有一个学生来上学,我还是会继续教的。”李化勇说,由于疫情,今年开学日期定在9月13日,他依然会去学校,“哪怕去看那棵我23年前种下的广玉兰也好”。

如果没有新学生,李化勇做好交接工作后,就正式退休了。

村民们告诉记者,无论教学点还有没有学生,水面上老师与孩子们悠扬的歌声,都永远在他们心中飘荡,那是每个人儿时最美的乡愁。

27载与数学为伴、与学生为友,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教师周瑾——

让每个学生都“闪闪发光”



赖志凯摄

本报记者 赖志凯

初见全国先进工作者、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教师周瑾,一种内敛的气质扑面而来。交谈中,记者感觉她谦和、沉静,明亮的眼睛里透着睿智和自信。

27载与数学为伴、和学生为友,周瑾担任班主任近20年,带出了10届高三毕业班。她的学生中,有20余人考入清华北大,1人夺得2019年北京市高考理科状元,2016届~2018届毕业生理科总分和数学单科成绩均位列丰台区第一。

“帮助学生实现梦想是我最大的幸

福”。这是周瑾的座右铭,伴随她度过漫长的教学时光。

有故事的数学课

“哪位同学知道什么是割圆术?”“我知道,这是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为计算圆周率建立的理论和算法。”

“完全正确,掌声鼓励。”这是周瑾在课堂上讲解极限理论时的一幕。

“我经常结合所讲内容把中外数学史以故事形式讲给学生听。”周瑾说,为激发学生兴趣,在讲解“极坐标”知识点时,她会给学生讲数学家笛卡尔的凄美爱情故事,从而引出高考试题中的心形曲线。

“高三毕业时,我在给学生的贺卡上也写了这个方程。”周瑾笑着说,这是师生之间特殊的浪漫。

周瑾鼓励学生向老师挑战、向书本挑战、向权威挑战。她把讲台交给学生,让学生自己去归纳、去证明、去总结,她的课堂上,总是出现不同观点的碰撞。

她提倡一题多解、多解归一、多题归一,在这一过程中,学生们不但思维得到了拓展,而且感受到了共同探索的乐趣。

“在教学中坚持‘设问、解问、新问、追问’的‘四问’教学模式,用‘问题串’让学生在情境中体验,在体验中感悟,在感悟中建构,从而获得对知识的个性化理解。”周瑾这样向记者解释她的授课方式。

把“落榜生”送进北大

2013届学生于陪洋,是周瑾从初一带到高二的学生。他很调皮,虽然在数学方面颇有天赋,但在初三直升选拔时还是落榜了。

周瑾再三向学校举荐,“他现在成绩是差了一些,但他是偏才,总会发光的!”学校被周瑾的执着打动,同意了她的请求。

直升高中后,于陪洋在数学学习上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,理科成绩也突飞猛进。他从心里感激周老师的“偏爱”,虽然嘴上不说,却更加努力地学习,最终在2013年高考中获得了数学满分的好成绩,被北大顺利录取。

“现在他已经研究生毕业,但仍不忘每年回母校来看我。”周瑾说。

每一次和学生接触,周瑾都精心准备,她不断总结反思教育教学得失,撰写了近10万字的教育随笔。

“在我看来,学生成绩的好与差是暂时的,动态的,尤其不能给学生带上好生的桂冠、差生的帽子。每个孩子都有无限潜能,在这个多元的时代,更不能只用成绩论英雄。”周瑾说。

关注学生全方位成长

2019届学生庞小扬是班里的“数学天才”。一心想学数学

